

中国悬疑小说系列

# 枯叶蝶

魏人·著



线装书局

# 枯 叶 蝶

魏人 三

綫裝書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枯叶蝶 / 魏人著. --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 7  
(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/ 李迪主编)  
ISBN 978-7-5120-1030-7

I. ①枯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5445号

---

## 枯叶蝶

---

作 者: 魏 人

责任编辑: 曹胜利

装帧设计: 张家增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址: [www.xzhbc.com](http://www.xzhbc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235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-4000 册

---

定 价: 29.00 元

##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(代序)

李 迪

在这个早春的下午，曾凡华对我说，你为我们编一套“中国悬念小说经典丛书”吧！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脸如窗外阳光一样灿烂。

我跟凡华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那时他是《解放军报》文艺部主任，力主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《这里是恐怖的森林》，开创了军报小说连载之先河。遗憾的是，之后，军报再也没有连载小说。我的那个作品就是一部悬念小说。30多年过去了，身为作家、诗人的凡华，在线装书局任总编辑仍壮心不已，带领全社同仁，奋力开拓名字颇为古老的出版社的崭新局面。

说话间，他向我展示了书局新出版的线装本“当代大家散文丛书”，主编是我的好友王必胜兄。宣纸柔软，油墨清香，让我爱不释手。随意翻看其中贾平凹的《定西笔记》，淳朴浓郁的西北风情扑面而来，像成群的麻雀飞起，如一大片麻布飘过，又像山里的簇簇野棉花云朵般绽放。丛书中还有陈忠实的《漕渠三月三》、铁凝的《农民舞会》等，姚黄魏紫，各呈其妙。

谈及出版悬念小说，凡华说他的悬念情结一如既往，

希望这套丛书能通过曲折的故事讲述，关注社会问题，颂扬人性之美和正义可贵。说着，便把书局各要塞同仁一一请来，现场办公。编辑、美术、出版、印制、发行，兴致勃勃，各抒己见。有高人提议，要选就选最经典的作品，丛书名能不能叫“最悬念”？OK！

选题一致通过。散会。

悬念小说往往跟案件纠结。悬疑丛生，扑朔迷离。案情大白之日即悬念破解之时。

那天，几个热心此道的朋友聚在昆仑饭店座谈这个话题，地点是海岩提供的。因为他不但是“便衣警察”，还是这个饭店的老总。其间，主持人发问卷检测各位智商，“请用一句话说出什么是悬念小说？”我想了想，写下一句特土的话——

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。

我朴素地认为，不论是施贤臣施大爷得梦访案，还是福尔摩斯趴在地上人肉搜索，不论是开创了“乡间别墅派”的阿加莎指使笔下的波洛在东方快车上摇晃光头，还是松本清张以精准的点线破译出天才音乐家杀人背后的悲情世界，其所布阵的悬念及事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，表现的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——

警探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，罪犯亦然。同样，读者跟随扑朔迷离的悬念，也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，从而得到阅读快感，拍案叫绝。

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这就是悬念小说。

这就是悬念小说的魅力。

当你被一部精彩的悬念小说吸引，你也许会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不知不觉跌宕起伏其中，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，为寻找出路左冲右突，掩卷良久而不能自拔。

其实，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？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，都曾经或正在演绎自己的真实版“悬念小说”。要么，你是警探；要么，你是罪犯；要么，你是案件目击者；要么，你是坐在法院旁听席的旁听者。总之，你无法躲避，你无法选择，你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，或惊心动魄，或化险为夷。当经历这一切后，你也许就爱上了悬念小说，甚至动笔写悬念小说。从阅读或写作中，寻找感应，弥补缺憾，重温过往，考问良知。

我在自己的真实版“悬念小说”中就扮演过“罪犯”。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！不妨在这里悬念两分钟，打破为丛书写序的一般规律，尝个新鲜。

1971年，我在云南勐腊建设兵团1师6团9营当知青，写了一篇小说《后代》，发表在昆明军区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《磨刀歌》里，责任编辑是作家张昆华。小说有幸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相中，约我前往昆明修改。在那个年代，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。我在昆期间，云南蒙自驻军42师宣传干事杨芳优找到我，说师

首长看了小说很喜欢，问我想不想当兵。我说做梦都想。杨干事说征兵季节他会来勐腊接我入伍。真是天上掉馅儿饼还肉多葱少！我心花怒放，很快完成了改稿。这时，我接到兵团1师宣传科的通知，让我前去报到。在临回兵团前，省文艺界请我参加创作座谈会。会上，诸位大仙装神弄鬼大谈“三突出”创作原则。我在发言中却说，《后代》中的主角始终没出场，同样达到发表水平。语出，会场静如死。我说完拍拍屁股打道回府。北京大爷就这样儿！

从昆明回勐腊必经景洪，兵团1师师部在此。我前来宣传科报到，邱科长说，你不要回勐腊了，就留在师宣传队搞创作，调动手续我们很快办，办好后派车送你回去取行李。哎哟喂，好事连连，天上又掉下一张香河肉饼，我赶紧张大嘴接着。没等吃到嘴，一天傍晚，邱科长找到我，阴着脸问，你在省里改的小说怎么样？我说改好啦很快就会出版。他眼里好像藏了个小人儿，是吗？你再问问？我就跑到邮局给出版社挂长途，对方给我个喜帖子，啊，啊，已经下厂印了。我兴冲冲返回禀告。不料，邱科长摇摇头，假话！他四下看看无人，压低声音说，这件事我本来不该跟你讲，你的小说根本没下厂。出版社不但撤了稿，还给我们来了函，说你在会上攻击江青的“三突出”，是现行反革命行为。来函已经转团里去了，听说营里都准备好了批斗会。师里不能留你了，明天就要派人送你回去。你……你不能回去，下面的批斗会弄不好能把人打死！

啊?! 邱科长的话如当头一棒。我蒙了。我想不到。

我浑身发抖。所有美梦瞬间粉碎，黑云压城城欲摧。

不能回去，师里又不能留，我往哪儿走？

我无路可走！

天暗下来，已看不清邱科长的脸，只见他眼里闪着光，你不是说部队想要你吗？我点点头。那你快去问问，能不能现在就去？真是救命稻草！我又跑回邮局挂长途。女营业员死羊眼盯着我。难道她知道我是“反革命”？我的心怦怦乱跳。听到电话里传来杨干事的声音，我急中生智，叫着表哥表哥！把杨干事叫傻了。斜眼看看女营业员不再钟情，我这才说，杨干事，我现在就想去部队！杨干事更傻了，啊？不是说好征兵时……你出什么事了吗？我捂住嘴说，你救救我！杨干事好像一下子全明白了，你电话多少号？你别走开，等我回话。我告诉了电话号，离开柜台，躲进阴暗角落，像马一样竖直耳朵。天黑透了，外面刮着风。邮局里早已没了顾客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像鬼！我等电话，我等回音，我等生死。我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煎熬。不知过了几年，女营业员说你走吧，我们要下班了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突然炸响，把我俩都吓掉了魂儿。杨干事在电话里急迫地说，你来吧，马上来！跟谁也别说！我问，到哪儿？他说，思茅。我说，好！

事后，我才知道杨干事接到我的电话，就去找了政治部主任王定一，紧跟着他俩又敲响师政委办公室的门。张跃水政委当即表示，不管有什么事，让他先来部队再说！于是，杨干事紧急通知我赶到思茅，那儿离景洪最近，是



42 师 125 团驻地。

逃跑！马上！

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！

紧要关头，不能犹豫，也不容犹豫！

什么都不想！什么都不顾！

杨干事让跟谁也别讲，可我不能不跟邱科长说。他不会害我。但是，为防万一，我还是昧着良心隐瞒了关键词，邱科长，部队让我马上到蒙自去。话一出口，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反革命，不敢再正眼看对方。邱科长沉闷一会儿，突然问，你有通行证吗？我立刻愣了。那时边境管理很严，沿途军警设卡盘查，外出必须有通行证。我所持的通行证往返一次有效，回勐腊可以，去思茅不行。邱科长说，通行证师里开不了，你只能回团里开。但你一回团里就别想走了。我给你一个电话，你到勐腊去找这个人，求他帮助。记住，一切要秘密进行！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宣传队了，夜长梦多。我给你点儿钱，到街上找个鸡毛店住下，明天一早坐头班车回勐腊。通行证一到手，调头就上思茅，千万不能耽误。明天师里发现你不在了，肯定会派人找！

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感谢邱科长的，也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离开他的。但是，我却永远记得他！当我写到这里时，他就出现在我面前：脸黑黑的，眼睛小小的。对比身高，他的头和脸都显得有点儿大。因为，他真的太矮了，像传说中的武大郎。他是现役军人，听说是被冤枉了才下放到建设兵团。他让我秘密联系的人，是跟他同时被下放到

6团的现役军人杨士相。杨在团部任军务参谋，职责就是签发通行证。

那一夜，无处落脚的我，连鸡毛店也不敢住，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。月冷，风寒，虫鸣。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，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。何为罪犯？此为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上了头班车。为了不让人发现，我不但在脸上抹了泥，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。躲在衣服里，大睁着眼，大支着耳。我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修炼成反侦察老手？……

危机四伏，险象环生。我秘密潜回勐腊后，情况又如何呢？

就此打住，留下悬念。

下面，我介绍入选本丛书的作家魏人。他的入选作品就是你拿到的《枯叶蝶》。

我对魏人说，你讲讲你自己吧。结果，他没讲自己，却讲起了他认识的人。可是，我却从中看到了他——

这辈子我认识的人真是很多。前几天在整理书柜时，翻出不同年代的电话簿。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记人家的电话时，总喜欢让人家亲自把电话和地址写在电话簿上。以后有了手机，我就记在手机上了。但有时间我还是喜欢誊写在电话簿上。不同的是，那些认识的人亲手写的，现在一看，总有些暖意，文若其人字若其人嘛。自己抄的显得冷。

认识的人也多种多样，有同学有邻居有战友有同事有麻友。我当过多年的编辑，也写字，这方面的认识人就多一点。比如王朔、海岩、刘震云、张欣，等等，这些人自然不是我这篇小文的主角，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，吹捧之言我就不说了。我这个人，不谙世情，心直口快，万一漏嘴说了点不该说的事，煞人家风景。

还是说点别的人吧。比如崔悦孔。在电话簿里，这三个字占了整整一页，不是横写而是竖着写的。字写得像螃蟹，扬爪瞪眼。记得那天他写完摇着不方不圆的头，睁着那双金鱼眼，左看右看后，斜着头问我：还行吧！我能说什么呢，回报一笑。他看我笑又说，你这笑不地道，是标准的嘲笑。兄弟，不要以为在《十月》上发表了一篇破小说就可以对我这样笑！我连忙解释。他说，甭解释。越解释越黑。兄弟，咱们不是一样的人，你是阳春白雪我是下里巴人，但我怎么写字是我的自由，你怎么笑也是你的自由。对不？！我无话。好在妻招呼吃饭，小崔上了饭桌，看见摆着一瓶二锅头，眉开眼笑，拿起瓶就是一口。我说你喝倒在杯子里喝。妻说，小崔，你随便喝！

小崔是我哥的朋友，我是在我哥家认识他的。要攀道我们都是内蒙古兵团战友。后来就和我成了朋友。他常常不请自到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。那时我写过几篇东西，小有名气。我的朋友也都扬名立万。一日在家打牌，就听门被敲得山响。开门一看，小崔带着几个陌生人闯了进来。小崔看见王朔就说，哥几个，这位就是王朔。《空中小

姐》就是他写的。那几位上下打量年轻时候的王朔，嘴里都说，见到真佛了，纷纷请王朔签字。我在一旁让小崔签完字就走，不料小崔拿出两瓶二锅头往桌上一顿，喊妻的名字：小石，弄几个菜，咱和大作家喝一口。妻烦打牌，却爱喝一口。于是牌局搅了变酒局，直到半夜才散。

小崔爱喝酒却没有酒量，一块水果糖就二两酒就醉，醉了就胡吡，说的都是真话。我烦他乱说，妻却说小崔真性情。我家里有事，搬个家具，刷个墙，都是小崔的事。他长我两岁，结婚比我晚。我女儿病了，他比谁都急。那时我出差在外，妻找小崔。小崔来了抱闺女去医院。挂号结账忙里忙外，直到闺女体温正常。医生对妻说，你爱人除了矮点哪都好！妻后来学给我听，我哈哈一笑之后心里不免有点那个。

后来，我和妻离婚了。有一天小崔醉醺醺来了，指着我骂，多好的媳妇！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，有了名就休妻！缺德，还不如我一个烧锅的！他骂完就走。第二天我出门下楼，看见他在楼梯睡着……

后来我搬到大兴区住，小崔也结婚了，来往少了。前几年他突然来了，人显得无精打采，问我有酒吗？我说正经酒没有，药酒有一瓶，人家送的。小崔眼放亮说，那也行。你嫂子不让我喝，我偏喝！兄弟，你说咱要再不能自由自在地喝口酒，活啥意思？我说，喝也行，先把你家电话写下来，万一……小崔说，行呀，我写。于是他就写了他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。写完他把笔一扔，说，你陪我一

起喝，咱好歹是兵团战友！那天，我们都喝大了！

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过来了。打那个电话说电话号码不存在。再后来听我哥说小崔死了，走的日子正是我们喝大那回的第二年的秋天……

崔悦孔是个男的。傅晓航这个姓名听起来是男的，其实是个女的。

我是1998年冬天离婚。离婚那天北风呼啸。上午去街道办完手续下午朋友们过来开牌局为我排忧解难。刚打两把，编辑部来电话，说是有个姓傅的作者来想见我。我心烦，就说不见。谁知没过多久，编辑部的李晓敏把人领到我家了。我虽然不高兴，但也不好表露，待客之道还是晓得。简单一聊，连我都吃了一惊。眼前这个瘦瘦弱弱的女孩儿就是傅晓航？几个月前，我从自然来稿发现了一部中篇小说《我没有错》写得不错，作者傅晓航。就送到主编处，没想到正好发稿时有个中篇被刷了下来，主编就把这篇作品顶了上去。实话说，我看那篇稿子怎么也没有想到是个女孩子写的。再问，这个傅晓航才17岁。当天打牌的几位都看过这篇小说，因为我做编辑的《啄木鸟》杂志当时也是赫赫有名。于是，大家也聊起了文学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很是热烈。傅晓航坐在那里听，不时还插几句话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人与人关系比较简单，又都是写字的，热烈的气氛也让我心情松快了。很快到了饭点儿，就下楼去花竹餐厅吃了晚饭，大家互告珍重各奔东西。我转身准备回家，猛地看见傅晓航站在我对面，才想起问她一

句：你住哪？她告诉我住在中关村亲戚家。我家在台基厂，离中关村很远，加上80年代公共交通不发达，都晚上9点了。我只好骑车带着她去和平门7路汽车站。路上告诉她坐7路到动物园转乘331路就到中关村了。到了和平门，正赶上上来了一趟7路汽车，我催她上车。谁知她磨磨蹭蹭没有上，又来了一辆又不上，站在那里也不说话。我心里很急，就说，你是怎么搞的，再磨蹭就得走着回家了。她听了抬起头表情很羞涩地说，赶不上，能住您家吗？我听了一愣接不上话。她又说，李老师告诉我你离婚了。我脸发烧说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才17岁。谁知她笑了，说，17岁怎么了……17岁就不能……我打断她的话说，傅晓航，路怎么走我都告诉你了，你注意安全。说完我骑上车就走。我骑车时心里扑扑地跳……我知道，再待下去，什么都可能发生……骑出一站地我停住了，又往回骑，我担心她上没上车……到了和平门7路汽车站前，看见站上空无一人，才长出了口气……

以后十几年，这个叫傅晓航的女孩儿再也没有出现……闲时，想起了她我总是自责，是不是那天行为伤害了她？直到又过了一些年，才从李晓敏处知道她结了婚生了儿子，又离了婚；小说不写了，在南方工厂做工。至于她为什么不再写作了，我也不清楚。若还能见到她，就问问。

傅晓航的电话和姓名是我抄在电话簿上的，那天她在7路汽车站上给了我一张纸条说，我的电话。她的字娟秀整齐。

认识的人过了很多年认识还是认识,只不过有些人疏远了;记住的印象都是些还能记住的印象,还有些人连印象都没有了。

# 目 录

---

热泪盈眶 .....	(1)
对一位警官的调查 .....	(94)
枯叶蝶 .....	(176)
新龙年警官 .....	(279)



# 热泪盈眶

---

## 楔子

南城公安分局局党委会议纪要

时间：2009年7月2日上午9点。

地点：周立昌办公室。

记录：邢燕

出席人员：党委书记周立昌，副书记张文，委员刘行、马啸啸、孙明德、单小娟。（殷如意缺席）

列席人员：刑警支队副支队长郭连生。

会议首先请郭连生介绍6月30日抓捕我市头号毒贩亚明的过程。（以下简称630案）大家一致认为，630案抓捕失败，不但亚明逃脱，而且用于诱敌的3公斤毒品也丢失了，虽然这3公斤毒品是假的，但是真的3公斤毒品也在案发时从保险柜中丢失。这是近年来我局发生的重大事故。在这件事上，党委委员刑警支队支队长殷如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